



【文化杂谈】

我的最后一本儿童小说

□肖复兴

一

《小放牛》，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想写的一本小说。这是一本关于错误的儿童小说。

孩子会犯错误，大人也会犯错误。学生会犯错误，老师也会犯错误。是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如何面对，如何纠正，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大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错误，参与孩子的成长，也参与所有人乃至社会与时代的成长。

偶然读到叶圣陶早年说过的一段话：“儿童的活动逾越常规，就因为他们对环境感到新奇，非常羡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顺着他们欲望的趋向，作为教育的入手方法，使他们如愿以偿，才是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

我想起了我的这本小说。小说中，“我”私自拿了家里的五元钱，跑到乐器店买了一把心爱的笛子；小鹿姐姐偷了宿舍同学的钱包，为买她一直梦想的德国和莱牌口琴。固然，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如果按照叶圣陶先生的说法，这只是“逾越常规”，是“对环境（笛子和口琴）感到新奇，非常羡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那么，除出现小说中校长给予“我”处分、警察将小鹿姐姐带到公安局询问后留下案底这样的教育方式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最应当尽力”去做呢？

如果按照叶圣陶所说的“教育的入手方法”，尽到“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作为师长，是不是可以稍微细致一些，触摸到孩子的心理轨迹，深入孩子的心灵深处，能够更好地帮助犯错误的孩子走出错误的泥沼而身心健康地成长呢？

于是，我写了这本小说《小放牛》。

二

这本小说取材于我生活中的真实经历。

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真的私自拿了家里五元钱，到新华书店买了李白、杜甫、陆游诗集和宋词选四本书；我们大院里一位刚读高一的大姐姐，真的偷了宿舍同学的钱包，为买她一直梦想的什么东西。我真的因此挨了一个当众警告的处分，大姐姐的后果更严重。

这段经历，在我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烙印，并带到中学，影子一样跟随着我，纠缠着我，让我抬不起头来。一直到升入高中，觉得并没有人知道或在意这段经历，心才得以渐渐放松。但记忆犹存，伤疤在身，余寒未

尽。

有意思的是，或者有些吊诡的是，给予我处分之后，从来没有一位老师找过我，让我进行解释，或以此作为“药引子”，帮助我，教育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处分很快撤销了，之后，也没有一位老师找过我，给予我哪怕一句解释或教育、鼓励的话。或许，他们都觉得这不过是小事，一切让我自我消化即可。

更有意思的是，这所小学的老师、教导主任和校长对我一直很好。1973年，我从北大荒回京，待业在家，校长亲自到我家找我，好心让我回母校代课以渡难关。那时，我已经离开母校十三年了。我不知道，这不是一种“教育的入手方法”，或是一种“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

百思不得其解中，几乎贯穿一生的困惑，从少年一直折磨到秋深春远的晚年，我才写成这本小说。小说里的张老师、梁校长、唐老师等大人，曾小僧、黑子、鲍永平等孩子，以及在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很多曾经那样真切地发生过，很多则是我想象的，也是我希望的、理想中的样子，亦即叶圣陶先生说过的我们“最应当尽力”的图景吧。

小说，弥补记忆中的缺失一角，扩展现实里遥远的地平线。

三

如今的儿童文学，和我小时候读到的儿童文学大不一样，毕竟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发展。

读到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的《书，儿童与成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梅思繁译），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儿童文学在这些年，脱离了原先的轨道。人们开始从洛克那里拿几个点子过来，再加上几个零星的卢梭的点子，还有理智主义。所有这些奇怪的组合好像催化剂一样，催生出大量的作品。在世纪末的萧条萎靡中，这些书统统被摆放到了纽伯瑞荣耀的橱窗里。”

保罗·阿扎尔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不过，怎么读出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或错觉）？当然，我们的儿童文学这些年有不少好的、长足的发展，但是，面对一部分热点频出的主题写作、功利性写作，作者、出版者和评论者联手催生出的不少作品，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类似的自省和反思吗？

四

《小放牛》（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我的最后一本儿童小说。

自从2015年写了第一本儿童小说《红脸儿》，已经写了整整十年，该收笔了。我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我不想再滥竿充数，就此谢别。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曾和好

上个月，发小约着，去了一趟江南。沿着太湖画了一个圈，从湖州、宜兴、无锡、常熟，经昆山过上海，再到杭州和衢州。最美时节，江南的好自不待言。烟柳画桥，风帘翠幕，那些定格于亭台楼阁、轩榭廊舫的水墨长卷，无一不是浩渺之水温柔托举，融汇成江南水乡的婉约秀丽，也映照出寻常烟火的万千姿态。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逐水而居。有水，就有灵气；有好水，灵气就更加充裕。这趟江南游，让我品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水德含和，变通在我”的深刻意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们亦不忘饮水思源，以细心呵护来报答水润之恩。然而，我想写的并不是烟雨江南，而是念念不忘、挥之不去的泉城济南。

出京江南游时，热情好客的济南战友应同学让我无论如何要在济南短暂停留，我二话没说就直奔而去。

上午9点，下了高铁，先去看趵突泉。应同学为了让我对济南印象深刻，专门邀来苏老师做向导，她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当地历史典故如数家珍。她告诉我，趵突泉在尧舜时期就有传说，名声大噪是在清代，乾隆为趵突泉题字，命名为“天下第一泉”。因泉而建的亭台楼阁、廊桥路径，显示出设计师独到的匠心。我不知道“趵”的意思，只感觉这些水真如圣水一样，突然从地下出来，并带着“突突突”的节奏。之后，又去了距之不远的五龙潭，因在潭边建庙、内塑五方龙神而得名。景区内，散布着形态各异的多个古名泉，潭深水清，柳丝蘸波，锦鱼嬉戏，不远处还建有秦琼祠，驻足流连间，听着民间关于秦琼的传说，多少给这景致添加了些许神话色彩。

时下，人们并不满足于观山看水，最好能提供“情绪价值”。下午游览大明湖，苏老师边介绍边考我：大明湖边石碑上的“明”字为何多了一横，而趵突泉的“趵”字却少了一点？见我兴趣大增，她很快就自问自答：官方说法是清朝时避讳“明”字，民间解释为趵突泉的水流向大明湖，自然一少一多。事实上，大明湖的水来自上游的诸多泉眼，趵突泉只是其中一支流。站在大明湖畔，放眼望去，水凝碧绿，如绸似缎，平展数里。游鱼往来，荷叶亭亭，芦苇环湖，杨柳垂依。一圈走下来，大抵需要两小时。苏老师指着湖对岸一座耸于众木锦绣中的古楼，说那就是著名的“超然楼”，其命名灵感来源于宋代文豪苏轼的“超然台”。在超然楼下边踱方步边思此事，标识牌上标注的“曾堤”，让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登上南丰桥时，才猛然想起，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跟济南有着很深的渊源。

天下曾姓是一家。我和曾巩同祖不同宗，但都是江西人。前两年重修《曾氏家谱》时，对其家世生平进行过认真查阅。曾巩自幼聪慧，青少年经历坎坷，至中年方入仕途，大器晚成，性情厚重。他先后在七个州任过职，济南（时称齐州）是重要一站。曾巩在齐州知州任上，组织军民疏浚大明湖，同时建闸解水患，架桥连阡陌，建亭望城郭，奠定了济南

“山泉湖河城”的布局，也滋养了千年以来生活在济南的百姓。当地人民为了感谢曾巩在济南的功绩，建桥筑堤，还专门修建了南丰祠，纪念其忠于职守、经邦济世、心系黎民，“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生”，评价之高，足见景仰之至。

“一城山色半城湖。”应同学说，来济南，一定要登千佛山。第二天上午，从山脚下的石阶拾级而上，经观音园、古槐亭，就到了历山院、鲁班祠、三圣殿，最重要的是兴国禅寺，这座寺庙最早建于隋朝开皇年间，依山而建，布局紧凑。进得山门，右边的山体上刻凿有诸多佛像，据说当年有千尊之多，现只保留了龙泉洞等三窟洞穴。看过佛像，立于山顶，转身向北俯瞰，便见济南老城，呈椭圆状，环河抱湖，纳舍拥楼，街道随河曲弯。整座老城依山傍湖，尽显自然之态。

因此，下午看济南老城才是重头戏。人傍水而居，屋依水而建，济南老城区内，老式建筑青砖灰瓦、飞檐翘脊，古香古色。院门楼简单灵巧，门柱雕刻着各种图案，门前有各类石兽雕塑守护，家家户户配以对联，对联大多与歌咏自然山水、仁孝厚德有关，街道也多以此命名：曲水亭街、芙蓉街、王府池子街、宽厚里等。走街串巷，随意入户，便见院内有大小泉池，泉水汩汩，清澈见底，泉池内泡菜凉果，还有啤酒，实在是闲适惬意。想想老济南人，开门即泉，枕泉而眠，溪流绕屋，就连老宅窗台下、老屋床底下都有泉流过，人与自然肌肤相亲，美好如斯。

漫步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泉水随处可见，水润石板，泛着水光，纤细细水，纵横交错。有的细流，流着流着，就入地而去，不见了踪迹。正在疑惑之时，冷不丁又从另一处地面冒出一股溪流，随人而行。济南老城究竟有多少条明溪暗流，实在无法数清。城在水上，水在城中，三步不离泉，十步不离河，百步便见湖。济南的迷人之处在于水，水是济南的灵魂。老舍先生曾赞扬济南是北方独一无二的水城。我则认为，放眼江南乃至全国，没有一座城像济南这样，山、泉、湖、河与城市融为一体，让整座城市沉浸在泉水之中。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济南不是独有“颜值”，而是内外兼修，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正如同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泉水那样默默滋养着济南城。行走在济南街上的人们，一脸的阳光，一脸的自信与平和。来济南旅游的人，有时难免会不习惯道路上上下下、左弯右拐，当地人却不紧不慢、不急不恼，因为他们知道，这有地理因素，地下的水资源太丰富了。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济南人懂得，比路重要的是古迹，比楼高远的是文化。假如现在的大明湖被一群高楼大厦所包围，假如趵突泉里都是新鲜玩意儿，人们游玩的兴致会少很多。千佛山没有被楼群占据，而是给了城市一个养心的所在，这也是济南之福。

济南，好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黄河之滨、泰山之阴。济南的山增寿，济南的水养生，济南的酒怡情，更因为有与我同姓、同乡的曾巩被重情重义的济南人牢记在心而自豪。